

纂評
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十冊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七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蘇 洵明允著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審勢

梅亭云第一段先揭尚字定者即審其勢而制其趨之術也定所尚三字已含全勢
 同人云通篇尚威二字為骨起段虛挈一尚字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商凡二十八君得祀六百四十餘年周凡三十七君得祀八百七十餘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

即時文開講之法

梅亭云第二段承上申明言欲定所尚須先審天下之勢從勢中分出強弱從強弱轉出威惠

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簡畧也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稱錘也前漢律歷志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易繫辭巽以行權也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

頻振審字即逼授所尚宜定意

裁節天下鍵裁節作節制

惠者未也鈔錄未作未

威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丹砂石膏石鍾乳之類審於本艸石部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

涸一作渴

諸侯大盛鍵大

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

論其理作一總

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

又云第三段舉

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

周秦以引起本

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

也從勢字添出

畿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

政字政即威與

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彊然方其成

惠之總名也周

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逸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

是處弱而不知

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也禮記檀弓小人之愛人

濟強勢是處強

苟且取安也尸子棄黎老之言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

而不知用惠為

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

審勢二字作反

固已駸駸焉貌行疾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

證極快

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之

禽奔獸逸鍵遜

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

作遁

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

入宋宋之失在

運使以大系擊也小絲牽繩聯如以絲繩牽聯言上下相通達也總合於上

積弱然竟說宋

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

弱失立言之體

陞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

從強勢轉到弱

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

政見轉弱為強

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

只在振作間

只在一振作間

也並為後段立
根○從強勢轉
出弱病乃知前
文雙舉之妙病
弱者政之廢威
也乃知前文添
出政字之妙
確士云竟全說
宋弱失立言之
體而文勢亦平
平偏從強勢說
到弱政見轉弱
為強只在振
作間也
羌胡疆盛鍵先
胡作戎狄

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
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
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
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
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
行也。冗兵冗散也無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
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
疆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繒帛也或曰增幣帛之耻不為怒
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
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
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興

鹿門云入譬方
醒入蘇家本色
譬空議論
梅亭云第五段
言弱勢乃以強
政起之前則其
病而此則其藥
也章法

鹿門云疾風驟
雨

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
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
其疆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
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疆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
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
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疆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
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
疆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封即墨
夫烹阿太夫，出明論，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
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
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

有為焉集或為焉作欲為鈔無焉字

截然而下鍵截作捷

懼刑法鍵法作罰

鹿門云總收應冒頭

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檢式也淮南子人主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于天下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患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

梅亭云第六段駁辨以自全其說

鹿門云一難二解作餘波

確士云論湯武寬嚴處恐亦未

然

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炮炙也烙燒斬截也斷也又曰從車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湯誓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史記

確士云桓公任刑文公長者此皆曲說不可為典要也

鹿門云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

紀諸侯昆吾氏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禮記表記殷人先鬼至而後禮先罰而後賞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狐偃趙衰先軫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儲同人云上下古今須有不可磨滅之言而後可以懾服千古如此篇周以弱政濟弱勢秦以強政濟強勢而

往往注議於此以矯當世看他回護轉換救首救尾之妙梅亭云強弱勢也威惠政也周則勢與政俱弱秦則勢與政俱強宋乃強弱勢政參有周秦之形政弛而勢亦不振矣故須以政起之添一層折便自節節融通

宋以弱政敗強勢蓋言之不可磨滅者也子厚之論封建也秦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有叛將而無叛州以一言綜一代其精鑿與老蘇同所以磨滅不得

尚威乃一篇之主此為弱宋言真對症發藥非謂從古治天下者摠以尚威用刑為上理也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記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為政獨非純王之治乎讀古人書正須相度時勢○宋君臣間實處弱勢老泉挾此以聳動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猶賈生對漢文云厝火厝置也置之積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學長沙賈誼

審敵

梅亭云第一段
揭出憂在內渾
含大意此是虛
冒

不在中原集在
作及

梅亭云第二段
標出賄多斂重
民殘切指內憂
此是實冒
昔者幸集皆作
曩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
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
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
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
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
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
臣與。迨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
矣。歲邀金繒。繒者也。前漢灌嬰傳。睢陽取繒者也。注繒者帛摠名。以數十萬計。昔者
幸吾有西羗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
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

梅亭云第三段
逆敵勢必勝見
可懼狂後
皆百倍集無皆
字

百萬而猶慊然。足也。不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
又將不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
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
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
耻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
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單于也。音墨。毒。當暴秦刻剝。劉項高漢
祖楚戰奪之後。中國盍淹忽也。江淹恨。然矣。以今度之。彼
項羽戰奪之後。中國盍賊朝露。盍至。然矣。以今度之。彼
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
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
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瑋晉王石苟
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强大。孺子

梅亭云第四段以近之不為變料其志之不可測

出帝重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真宗大舉來寇章聖皇帝真宗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後宋君臣不開出善後之策而日增歲幣何也則勝匈奴狃石晉後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一介之士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語介切音銀犬爭也楚辭猛犬狺狺以迎吠然而爭

又云以上總言敵患以下探敵情而制之之術確士云從志不在小又折出志不欲戰深匿之情邀賂之詐曲曲傳出梅亭云第五段勿賂有戰四字

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吳語申晉之言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耶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

是通篇大主腦

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擊殺鳥也一猛也將擊必匿其形史記越世家語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徒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子孫行軍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史記楚世家吳王闔閭伍子名二國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國以歸其後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慶歷七年貝州之卒王則叛嶺南有智高之亂皇祐四年廣源州智高叛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

爾無功集無作何

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無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先從後詳孝文時吳王濞趙南王辟光膠東王雄渠楚王戊燕王遂及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楚王韓信梁王彭越韓王信長沙王吳芮淮南王黥布燕王臧荼趙王張耳燕王盧綰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

鹿門云以下接證甚激發宋朝事體

梅亭云第六段

卷一七

九

破當時因循之說。援漢七國情勢為例。段不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是此段立言本旨。

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天子之車以黃繒為裏。儀擬天子也。刺客公行。七首。短刀也。頭類七。故曰七首。見史記荆軻傳。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如猶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順也。因而摩之。煦煦。溫潤之也。韓文原道以煦煦為仁。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

鹿門云就客情發主情

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詳蘇子瞻鼂錯論。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其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

梅亭云第七段借錯翻出敵之本謀而覺言之仍是探彼不欲戰之情而審制之方也

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魏曹操率水軍八十萬，遺孫權書曰：與將軍會獵於吳，群下失色。周瑜請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如羊祜請伐吳，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

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

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
 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
 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
 韓許公節度宣武軍，公見韓文許國神道碑銘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
 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
 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
 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
 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
 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
 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見漢書賈誼傳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

梅亭云末段又指出現前機會

鹿門云揣料匈奴脅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熟觀而經算者安能道此又云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略本此

英云首段言相之任重大與將

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勿賂主戰一篇大旨敵之所以要我與我之所以待敵一一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後日金人愚宋之術已預見其肺腑矣上匹賈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幾策二篇公之本領識見已具於此故先以獻歐陽公而於上田樞密書復提出言之此生平得意作也

任相 衡論之一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

不相同
羣有司鑑羣下
有臣字
節廉好禮鑑節
廉作有節後同
以體貌集體作
禮
常態也鑑無態
字
英云頑鈍無耻
者豈可為將之
任哉不可以常
法御者韓魏然
趙之將則可堂
堂帝王之將則
元帥之任也豈

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
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
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
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
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
優以體貌而其有不羈羈絆也又制也廢也不羈不羈不法
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
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殺
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前漢太初元年遣將軍李廣利伐
宛後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此任將之道也
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

可以不趨約束
者為將之常態
我想衡論十篇
欲撓末末因循
之弊故激論及
之
病相問集鑑相
作親
鹿門云借此入
當時

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
起立。在道為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
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
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
棧車棧車竹木車也周禮考工記棧車欲其余牝馬歸以
飾車欲其後註不革鞞而漆之曰棧車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
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
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
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
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
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

為師友鑑為下
有之字
責於此鑑作以
此責

確士云明仁宗
孝宗呼宰相為
先生賜之坐稱
為盛事

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
宋代遇大臣極厚老泉不免備責
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
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
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
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
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
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宋代已然可憐
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
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
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
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

天下有事集鑑
有作多

待以禮鑑待下
有之字

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
罪而自弛廢也自廢大罪而自裁自刑也夫人不我誅而
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
臣則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漢武帝踞
不冠見公孫弘惟於汲黯不冠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
則不敢見公孫弘惟於平津侯也
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元鼎五年以石慶為相桑公羊
慶惟醇而已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
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
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
彼人主傲然慢也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
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

鹿門云冷收妙

評唐守家文粹

卷十七

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即賈誼治安策意而曲暢言之中間不重於用禮亦不果於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鎮此猶宋代之厚以後更不可問矣君臣一德協恭交贊令人懷古而慨然也

御將 衡論之一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

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犬馬牛羊豕其初皆獸也

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

可馭以羈馬絡也又絀馬韁也凡繫縲觸者可拘以搯衡

所以搯特牛使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

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驥

驥驥青驥文如博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

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

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况為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

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衛青霍去病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

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

無驥驥集驥作

纂

言天人之書

卷十七

十五

畢志竭力集志
作智力作慮
固有大小錄小
大作不同

鹿門云先為兩
端以發已所見

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論語舉一隅，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驥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閤，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

里。彼驥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驥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驥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履也。或作蹤。孟項氏未滅，天下

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蔡邕獨斷，群臣異姓有功封者。夫豈高帝至此而奮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蒯通謂韓信曰：足下為漢則漢勝，與項王使武涉往說信曰：二王之爭，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

鹿門云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似痛切矣。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處分智之一字，決非至理。

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從賢將引出才將，於才將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項。後引高祖為御才大者之證，正喻相生，反覆曲暢。此亦縱橫家之術也。

養才衡論之一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仁，子子然而為義。煦煦，子道也。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不食不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
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
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強以到者
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
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檄徵書也有急事故曰羽檄奔走之地而
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
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握反音
而握之者孟子有閔其苗之不長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
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
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
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

鹿門云翻前案

確士云道易假託而不易勉强老泉看道太輕所云者乃文貌非道也

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
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
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
奇傑之士常好自負不依賴踈雋傲誕不事繩檢朝上而
大言甫在邊鄙而四夷懼誕云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又放也
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酒醜酒醉怒也以使
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倜然道倜然乃舉太公於州
人而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
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
至奈何以撲檄小木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
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

待於恣集於作

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為一命而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周公之時，天下號為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

得以免鈔無以

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周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實七議勤八議實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及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貫也，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為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潰也，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為，必挺然特出出於眾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

鹿門云養奇傑之才而特掣出古者議能一節以感悟當世直是刺骨

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大意謂奔蹏之馬漢書武帝紀故馬奔蹏而致千里師古曰蹏也莊子馬蹄篇怒則分背相跟音義通俗文云小蹏謂之蹏可致千里負俗累之士可立功名國家宜收羅於平日不應繩以文法急而求之甚或加以刑法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也議論發越鋒銚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昌言名揚休善為詩

留青新集云班固雖作典引然實為符命之文如雜著命題各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

用已意非以引為文之一體也唐以後始有此體大畧如序而稍為短簡蓋序之濫觴也梅亭云前半叙故舊起蹟敘歲月凡四層甚狎甚恨甚苦及自喜凡四頓相間成文筆款古落棗栗啖我集啖作噉能感悟集感作悔

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如謂對對也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折節也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也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旆爾雅繼旆曰旆註帛名雜帛為旆以雜色綴其邊為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

日作文中心鑑
日作曰錄心作
甚
萬里之外集鑑
無之字
不屈之虜庭鑑
無庭字
鹿門云有生色
自有感集無自示
鹿門云老泉生
平意氣如此
梅亭云後半入
送使正文即以
識破敵情為不
辱君命之望頌
宥激昂文勢振

為使折衝折以雄辯也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富公富使使
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命馬數萬騎馳過劍槊才樂
也予長丈八謂之掣東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驚懼失
坡赤壁賦橫觀賦詩
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
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
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漢劉敬封使
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漢高祖伐匈奴
奴圍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
子曰說大人則藐貌輕視也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節目故鄭重言之末段強而示之
弱弱而示之強深於兵法

舉○非尋常送行文字直抵一篇審敵矣古人文不妄作如此慶歷二年富弼如契丹增歲幣爭獻
納○時契丹盛強使之者往往震懼失詞故送之如此我言曰集無曰字○多此類鑑類下有也字
鹿門云文有生色直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同人云叙兩人交與入情後半激昂公得
為使必有可觀者此文不讓昌黎

蘇氏族譜引

蘇味道樂城人
未弱冠成進士
歷官天后朝居
相位數歲中宗
復位坐張易之
黨貶眉州
梅本唐神堯作
神龍味道坐張
易之黨貶道州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顓頊高而蔓延
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蘇味道也說堯或功誤神
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州之有蘇氏
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
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

長史遷眉州在中宗神龍中堯當作龍

錢大昕云味道非神堯朝臣其貶眉州刺史在中宗之世則神堯殆神龍之誤歟

確士云宋興百年族法未立有之自蘇氏族譜始出於高陽集於作自譜不及集及下

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
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
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
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
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衰亦喪服也而至於總麻總麻三月大傳四世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
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
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
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
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

有焉字不得書者集無者字

以至吾錄至作及不書者集無者字

吾所與集鑑吾下有之字吾譜之集吾上有此字

迂齋云無人如此發明○如之何也集鑑也下有已字○使其無至集鑑其作之○確士云詩亦真至而用韻似雜真

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
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
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從極親到極疎則孝弟亦有時而窮唯其有時而窮所
以當及時而盡也情辭雙到惻惻動人○族譜亭記篇
面目太粗

庚侵從來不相通也○情如足與手集鑑妙情作親與作於○迂齋云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草看過○鹿門云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大略從公毅來

張益州畫像記

梅亭云前幅入張公安蜀之功點出画像鹿門云通篇是此意商侯云張詠時為諫議大夫眾共推之又云此與前震驚句應惟曰張公鑑惟作推無公字鹿門云發揮前意

至和年仁宗號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眾言朋與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有與人之親賊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

又云壁寫入神梅亭云中幅是蜀人戴張公之德却不用直叙反借張公口中寫出待蜀人之厚尤為脫化商侯云元年之秋傳言寇至人心惶惶如器之欹側若將隕于地下以喻將亂未亂之意繫茅選作繫確士云苦心迴

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油然猶謹油和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繩之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礎之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齊魯禮義之國也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

韓表揚張公亦以周旋故土切齊民集齊作其自公而前鑑自作如無而前二字商侯云此處用一狀字引起像字形容人之至情彌切鹿門云此一幹十分精神於其長短鑑無其字於其傳鑑無其

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宗仁在祚歲在甲午至和元年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垣指蜀也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

字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集無為人大三字雄作容鹿門云詞氣嚴重極有法度益州常稱老蘇似司馬子長此篇子馬之後殆不多得荆川云此文一段二項叙事一項議論

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果毅貌禮也公來于于行貌韓文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于焉而來即爾常春爾條桑詩豳風蠶月條桑注采其葉也秋爾滌場豳風十月滌場注農事畢而掃場也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苑有垣也詩王在園也草木駢駢并列也公宴其僚同僚也伐鼓淵淵鼓聲也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張公有女閨闈詩門屏之間曰闈子美好也閨闈有童哇哇詩中門也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芄芄芄盛也詩芄芄芄芄然方盛也倉庾崇崇庾倉無屋者周語野有庾積又倉在野曰庾崇崇充實也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有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

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歸本於待蜀人之厚見公之靜鎮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遠人之心畫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詩亦古茂不靡

木假山記

梅亭云首段從木中參出名理大發議論無限感慨以幸不幸為眼目又云用筆如武夷九曲一曲一勝西仲云至於成材究不能自全

木之生或蘖斫氣層折又幾不可乙而殤或拱如尋武夷九曲一拱一傳億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為波濤所激射或髣髴於山者似腐敗齧食之餘有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

其生對殤大言則為幸也又云成材既不為梁棟之用又不能保其生所以為不幸又云風拔水漂中惟成假山者既見用於人且得自全所以為最幸其激射鑑無其字可以脫鑑無以荒江之濱諸本

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為三峰之形者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岬貌雄傑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峰者莊栗貌威嚴刻峭銳拔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貌高決無阿附意諛諂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

濱作瀆

鹿門云而荒江云云此一轉更

妙

又云此等轉折

極有精神。野人所薪鑑人下有之字。梅亭云中段單指木假山以見其幸以理數二字為歸宿人所材鑑人下有之字。梅亭云末段寓己身分在內有所感三字是作記之意。西仲云感者感自已敬者敬假山所謂理不偶然者此也。徒愛之折愛作感。二峯者鑑無者字。決無阿附集無決字析決作若。鹿門云即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既有態度凡六轉入山末又一轉有百尺竿頭之意。

感也夫

前以幸不幸歸本數字後從數字轉出理字極變幻中自成章法儲同人先生評為累碁勢轉丸手良然

仲兄字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本義渙散也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象曰故為渙曰嗟夫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渙其羣元吉也。又曰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

其可為我集鑑無其字為上有無字

既而曰鑑曰上

有又字

亭泗汪洋泗泗

之誤選作回

而如徊選徊作

緬注云音免微

絲也

揖讓旋辟妙讓

賢孰能如是。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

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

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

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深廣貌滿

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莊子秋水篇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

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

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蛇音

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緬誤緬揖讓旋辟。

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此形也。縹之易者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

其用至妙。非大賢孰能如是。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泗汪洋。深廣貌。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莊子秋水篇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蛇音。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緬誤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此形也。縹之易者。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

作遜

泊乎順流集鑑

妙泊作汨錄作

投者如投一作

躍

而相遭鑑而作

乎

不可與論妙與

作以

無形而文諸本

形作營

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

一泊水泊一也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充塞洶湧。號

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湧旋

也。傾側宛轉。膠戾回者此形文之奇變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

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

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

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

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

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

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

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形而文生之者。

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

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

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無意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道不

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迂齋云。正意在

此一轉。不然却

是一篇風水論。

又云。狀物最妙

所謂大能使之

小。速能使之近。

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

鹿門云。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來令人目眩。楊少庵云。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

成文也。老泉演之作此說。

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

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無。意。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二。語。道。盡。文。章。妙。理。彼。道。不

足。而。強。言。者。惡。足。以。語。此。

名二子說

蘇氏年譜。仁宗景祐三年丙子。十二月十日。已卯。二月二十一日。產。于。時。老。泉。三。十。一。歲。

梅亭云外飾是
周全世故此是
危辭
又云此則危而
幸之之辭
車之功錄功下
有者字
不及轍集不上
有亦字
禍福之間集禍

輪輻蓋軫輻者曰輪輻於輪曰輻蓋皆有職乎車而軾
起者也車前板隆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
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轍車輪所
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
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二子性情才術遭逢究竟已定於此○文共八十一言
耳讀之如有濤瀾動盪不可遏抑之勢大奇

上有善處乎三字間下有也字○鹿門云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之長公再以斥廢僅而
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自解脫攸攸卒歲亦奇矣○梅亭云句句說車句句說二子兩面關合最切
命名之說不及百字兩片各有四折無限宛轉無限寄情

纂評 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七終

宋蘇老泉四

老泉名洵字明允蜀之眉州人今四川眉州其先趙郡樂城人

今直隸樂城縣唐蘇味道被謫刺眉卒於官一子留於蜀此蘇氏

所自始也有二兄曰澹曰渙皆以文學成進士而公少獨
不喜學已壯猶不知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
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不中舉茂材異等
又不中因細取古人之文讀之始覺其用意出言與已大
異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取素所為文數百篇悉焚之乃
大究六經百家之旨絕筆不為文辭者六七年得其精粹
涵畜充溢抑而不發學以大成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至
和嘉祐間偕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永叔上其

評
蘇
著書二十二篇于朝。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子皆舉進士。一時士夫人爭傳之。皆效其文以爲師法。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以其父子兄弟俱以文學知名。故于子瞻號爲大蘇。于子由號爲小蘇。于公號爲老蘇。以別之。蘇氏文章雖各有所長。然大抵刑名縱橫之學。得自國策。而開于老泉。此其家學淵源。不可沒已。公六經論。有聖人全以術欺天下。與柳州論封建。以私意窺聖人。皆駁而不醇。前人嘗非之。所著權書衡論幾策等篇。規時指事。多權術雜霸之說。蘇氏不得爲純儒。以此而儲在陸。以爲有道無術。則道不行。公蓋以蘇張之術。以濟孟韓之道。豈篤論與然其議論上下古今。筆力馳驟。風雨於文章中。實有不可

漸滅之氣。南豐曾氏嘗贊其文曰。侈能約之。盡遠能引之。近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若決江河而下。若引星辰而上。嗚呼。傾倒至矣。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今直隸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草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公以疾卒。時年五十八。特贈光祿寺丞。宋史列之文苑傳。事跡不甚著。茲從歐陽文墓誌中。採其節畧叙之。

黃東發云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

鶴林玉露載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制序贊特贈大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記實也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八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同 高塘梅亭 增評
日本 石川鴻齋 校註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准准同微也劄子平中准大匠取法准教例文也准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今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右臣前列姓名伏以得人之道在四語於知人一篇大意括於此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胥吏小吏也皂隸賤役也左傳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昭七年士臣皂隸與臣隸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

英云准敕以下
十四字本集作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
館判官蘇軾
猶患無人集猶
作常

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為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為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禮記學記九年知類通達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也列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

今之學者。集者
作校
孰為精。集孰為
作為孰。下三孰
為同
文章長才集章
作武
士與今孰為辯
集士作事。辯作
辦
所變改集變上
有欲字
罷經生集罷作
取

若乃無大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藝六經六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為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為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為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為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張說傳曰永昌中景諶糊名考覈。國史異纂曰。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其等第。宋朝會要曰。咸平二年正月。命董龜正等封印卷首。蓋試日就院置局。命官曹主之也。或欲罷經生朴學。經治不作者。詩不用貼墨。帖書墨義試其記而考大義。此數者。皆

通典云帖經掩其兩端中間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云云設科立名集科下無立字於此且集此下無且字

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孟子離婁上篇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者。非不必。割股廬墓等事。此又江河日下之勢也。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典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

通經學古集古下有者字

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字大年。真宗至翰林學士。謚文公。范文正公贊億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鯁。骨鯁也。骨鯁之。解見前。亮。明也。骨鯁之。豈得以華靡謂文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孫復。號泰山先生。見前。石介。號龜谷。見前。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括。取經史之語。作策論。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剽。竊古人之文。改易也。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聲。韻之法。與散文平文稍異。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

一使恩去集一
作至
科舉人集人上
有取字

以為虛器集以
作既編作已
人能增長集人
作才選增作之
總覽眾才覽疑
當作擊

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之名，取入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生應試，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漢始以明經射策，取置明經之科，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騫，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以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庸愚回，邪之人總覽眾才。

則知者蘇文奇
賞錄則作以

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守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行字夷甫喜空言談老莊朝野翕然謂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唐德宗之相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為笑。故孔子罕言命，論語子罕篇則為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篇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聖人，粥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酌也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

議之以法集議

作試

涉浮議集議作

誕

小學紺珠云大

學生二千內舍

生三百上舍生

百總為二千四

百員月一私試

歲一公試補內

舍生間歲又一

試補上舍生

鹿門云長公總

只是欲於今所

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
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礪名聲磨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
之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
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
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近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
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時上從王安石議更定科舉法專以經義策論試士又
立太學生三舍法入舍分三等之法又用安石三經新義王安石所
著詩書周禮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
禮義解也頌於學官其言似可聽而其實適使人廢學
也東坡此議欲即於舊所行法中得取士之實不必紛
紛變易恐變易之中弊即叢生也歐公亦嘗言取士以

行之法得所行
之實不必別變
而論自明確

文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不可勝數所見
正復相同○公上此議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即召對既稱旨遂諫買浙燈事復見納乃上書
言新法不便狀此進言次第也

諫買浙燈狀

有所隱編賞隱
下有者字

臣嚮蒙召對便殿內宮也就便安處親奉德音以為凡在館閣皆
當為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
同列未嘗不為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
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道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

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隨然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為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皇太后高氏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

此與小民編此與作與此

妄造非語非疑當作飛

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為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上元點數千燈為觀，娛謂之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唐初有為雜買務，又有雜賣務，買賣官物之署也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展延也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榷，征稅之法也。前漢武帝紀注：步、渡、橋、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

讒慝之口集口
下有而臺官又
勸陛下以嚴刑
悍吏捕而戮之
虧損聖德莫大
於此二十四字

獨取吏憂減俸減俸米也兵憂減廩減廩粟也雖此數事朝廷所決
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
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又
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
冗費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
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
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
宴好賜予之類皆飭勅同命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
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
民然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
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

大亮不可本集
可下有太宗深
嘉之詔曰有臣
若此朕復何憂
十五字
捍撥鼓絃之物
見唐書蘇頌傳
盪音祿擣匣小
者李德裕傳敬
宗詔浙西貢脂
盪妝具
鹿門云長公當
時特借買燈一
事以探神宗之
心已而亦深相
知特為荆公所

彈怨晉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
可明皇宗遣使江南採鵝鶻爾雅鵝鶻註似鳧脚高冠
博物志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翼飛下飲食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為反其
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半袖小琵琶捍撥彈絃之具鏤牙象
也合子盪子也蓋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
造銀盪子盪麗同妝具為妝飾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
上疏極論亦為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在臺府有如此數
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
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
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
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應前又有非職

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為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動以情折以理既品直亦婉曲嚴主亦當霽容陸務觀放有感於賜斷當時諫浙燈也未信而諫者應以此為法

原書有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皇帝陛下字

上神宗皇帝書熙寧二年以王安石參知政事議行新法軾以為不便又諸新進多以言事得官臺諫議新法不合者先後罷斥熙寧三年上書論之年月日具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事封緘而上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席藁也藁待誅意以待斧

梅亭云前段以諫買燈事作引如蓬蓬然風起于蘋末迂齋云從小處引入

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於心也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交淺而言深者是以試論其小者而愚後漢崔駰語

棄肝膽集鑑膽作腦臣亦知集無亦字梅亭云引買燈事作提從小入大掣起三大綱領而結人心尤

網中之綱
又云此為第一
截乃通篇總冒
也

又云以下雖三
條分應而於首
特條暢言之文
局乃一主兩輔
故後文詳畧不
同

確士云三大綱
中尤以結人心
為主以安石新
法皆拂人心事
也故此條暢言
之

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
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
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
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
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
之馭六馬。五子之歌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臣散
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
有心。謂之獨夫。書泰誓下獨夫受。洪惟作威。孟子殘賊之
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
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
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

梅亭云第一段
緊扼人心起緣
新法皆網利怫
久之事。故先以
諭正。後以事正
以及言。

為君臣集鑑。臣
作民。
農夫無田。集無
夫字。

必然之理也。集
作理之必然。無
也字。

喪志詎敢。鈔喪
作失集志下有
則字。詎作孰。

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
不可道之災也。其為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
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眾言。

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產所欲。眾亦得。賂伯石。以安巨室。襄三十年。子產安乃焚之。眾而後定。

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賈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受於邑。往以為眾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張論語子唯商鞅變法。商鞅失

史記商君列傳。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

犯人心鑑心下有乎字
旋踵而亡集亡作失下有也字

梅亭云已上言人心之不可失已下歷指新法之失人心
梅亭云第二段請能止制置三司條例司安人

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左傳
信二十田常雖不義得眾而強史記田敬仲世家田釐子
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晉書謝安為政地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為危辱
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諸王導導曰峻猶險必不奉詔下壺溫嶠止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宋初設三使曰鹽鐵使掌山澤之利曰度支使掌財賦之數曰戶部使掌戶口

心也
宋神宗安石拜參知政事始設置三司條例司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通號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

之籍後置一使總領之曰三使使有副有判官亦號計省亞於執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三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朝廷遂以為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混江沱江黑水白水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夔州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其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刺期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

評唐書八大家文卷一

無此謗集此作

今歲之士集士

作人

入江湖鑑湖作

海

梅亭六第三段

申明宜能止三

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公篇。又曰。必也正名乎。子路。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數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魚。釋文取魚曰罟。孟子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

司意欲富國貴

于無迹此司尚

未見利而迹已

布于天下矣正

是虛受其名不

如速止

而召和氣集而

作以

鹿門云明切而

婉

迂齋云此議論

好施之神宗朝

尤切

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帝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房元齡。杜如晦。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纂唐書八大家文卷一

卷一

十二

拙謀矣。鑑矣。作也。

孟子有言。集子作軻。

若逆多。本集逆作違。

梅亭云。以上言新法宜罷。以下分欸。以列其害。宋史職官使云。

也 拙謀矣。鑑矣。作也。
也 孟子有言。集子作軻。
若逆多。本集逆作違。
梅亭云。以上言新法宜罷。以下分欸。以列其害。宋史職官使云。
東 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篇上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路論語子使孔
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洪範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未明求衣。日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

禮部祠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祀典。道釋祠廟醫藥之政。凡宮觀寺院。道釋籍其名額。應給度牒。
時立江浙淮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賜內藏錢五百萬。不上供米二百萬石。
梅亭云。第四段言擾害州郡。

人耳。魏於尚書置祠部。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順帝紀。漢八月遣杜喬。周舉。郭遵。馮羨。樂巴。張綱。周栩。劉班。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齊祖蕭道成。或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蕭道成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無田也。隱時張說揚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

至孝武以為鑑
至上有及字無
為字

公私煩擾集煩
作勞
試取其傳而集
無試以下五字

確士云就遣使

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
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文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引近事為證
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曾未
數歲是非較然明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
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
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
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入臣事君之
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新為事而惡
靜惡不易法也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
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

中分出不便於
民四件
第五段此論興
水利之害
嘗曰長集曰作
言

據信其說集據
作遂

所擘畫利害集
所作有無利害
二字

纂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
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稷稻耶漢書溝
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泥也三
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
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糜金幣也帑廩下奪農時隄防
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
滋息四方遺利蓋畧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
無虞周易屯六三辭注虞虞官也入山林者有虞惟徒勞
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
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重行黜降黜職降不以赦原
宥罪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替換其賞可謂重

深可謂輕編輕作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
 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
 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
 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
 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
 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壅水為多。為側近冒耕。
 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
 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
 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為官陂。池也。又澤鄣也。風俗通
 水以繁利。冒佃治田也。又通畝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
 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宋初諸州戶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至是令

鄉戶隨資產高下各出錢。僱人充役。自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第六段此論雇役之害。用絲麻編絲作鹿門云。可見僱役之法。宜于江浙而不宜于他省。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史記蘇秦傳曰北有棗栗矣。所謂天府者也。岷蜀之蹲鴟。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衙前主府庫者。雇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宜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傳厨飲食也。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為。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

謂夏秋兩稅夏稅不過五月秋稅不過十一月

生出科名鑑生作別

逃竄禁軍三犯廂軍諸州鎮兵也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為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為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租田賦庸口賦調戶賦也以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生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

確士云於雇役中又抽出均役言之

使坊郭等第之民坊方也方以類聚居者郭城外也吳越春秋曰鯨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宋史食貨志凡當役人戶與鄉戶均役品官則在位之人官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與鄉戶均役品官則在位之人官則在位之人官則在位之人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宋初官八官以下死者在位之人官則在位之人官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不種桑有戶形勢里布使出一里二十家之布也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周禮考夫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而民無以為生去為商賈事相任又田不耕者出屋粟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文獻通考云周太祖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戶為一團選三大戶為耆長凡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戶均之呂惠卿議嘉祐勅

纂言

十五

行此三者諸本
三作二

第七段此論青
苗之害
立成法鑑成作
新

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為首長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
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等
其費豈特三百而已矣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
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三
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單丁亦無免役均一弊如此蓋天民之
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
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
成了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梁惠王上篇備從春秋書作邱甲用田
賦丘出戎馬一牛三頭為皆重其始為民患也青苗放錢
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
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謂抑勒品配而數世之後暴君
強之令貸也

鹿門云人主讀
至此豈不動心
文獻通考兵考
曰鄉兵者選自
戶籍或士民應
募所在團結訓
練以為防守之
兵也國朝以來
河東陝西有弓
箭手河北陝西
有義勇麟州有
義軍
願請之戶鑑之
作人

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
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
許折兌折準折之義也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
買絹未嘗不折鹽貢鹽糧草未嘗不折鈔褚錢也限乃知
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棟刺義勇
續綱目慶歷二年選河北諸州強壯當時詔旨慰諭明言
者為軍刺手背為義勇字給以俸廩當時詔旨慰諭明言
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
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弓手捕逐約束難恃豈不明哉
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
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贏不曉事烏從知之等鞭撻已
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

必然問人鑑必
上有則字編然
作亦

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
廣借使也縱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
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勺之弊
反乞也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極言常平青苗不兩一斛則千
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漢書宣帝紀大司農中丞
北邊省轉漕又食貨志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
民便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
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
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
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
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舉親見者為例以實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

確士云此論均
輸之害

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
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史記
本紀二世時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以下吏後
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
悅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綱目唐玄宗天寶十三載李
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
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
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元鼎二年桑弘羊為大農中
丞稍置均輸以通物貨胡三省注時置均輸官於郡國今
遠方各以其物而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
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貴大賈無所牟利杜佑曰漢武帝
置均輸謂所當輸於官者皆今輸其土地買賤賣貴謂之
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
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

制官屬諸本制
作置

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徒貴就賤
用近易遠然而廣制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
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
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
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
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
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
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
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
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
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

鹿門云却又揣
入君心取過一
節
臣竊以為鑑竊
作切

夫稱善諸本無
夫字
鹿門云又揣入
執政文過一節

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
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
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
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
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
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史記留侯世家不可吐哺而罵曰
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
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
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
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
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

確士云末住結
人心一段
梅亭云此篇第
截申明綱內結
人心一條前有
總領後有總束
中間分款列疏
處處切指新法
之害民故以人
心統括之乃全
書正腹
迂齋云精神全
在呼喚助詞

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
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
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疆與弱歷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富與貧道德誠
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
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
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
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
弑之臣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臣衛至弱也季
子知其後亡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

何曾或云山濤
之誤曾生時未
及知平吳

叔發以禮不然而鄭國將敗適衛說蓬瑗史狗史鱗公子荆有
患後必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哀公元
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
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
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
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
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
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必不復其國也
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
兵暴骨如林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
其何日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武帝宴退告其子遵
之有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武帝宴退告其子遵
等曰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謀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
後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亂永嘉之後何氏果滅
亡無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曰房玄齡言於其父彥謙
遺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元帝斬郢支西帝三年
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元帝斬郢支西帝三年
尉陳湯與甘延壽發兵襲擊朝呼韓竟寧元年匈奴呼
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朝呼韓竟寧元年匈奴呼功

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隍。力
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九年助徐州成卒咸通故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
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
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
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無害。及
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
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
引關節吐故納新。漢書張良傳良性多病即導引不食。梁
而有壯容。莊子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
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

根本已危集已
作以危作空
確士云以下言
厚風俗之事凡
四
又云崇寬厚
知其所得鑑知
作顧
梅亭云此段言
宜崇寬厚

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
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
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
刻之法。可以齊眾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
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史記曹相黃霸循吏
也。曰治道去泰甚。漢書黃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晉謝安
莊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唐劉晏為度
張蒼善算。以列侯主計。領郡國上計。專用果銳少年。務在
者。殆今度支之任也。唐以為子司。專用果銳少年。務在
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
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

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書舜典語言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澆薄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左傳宜十五年晉伯宗曰瑾瑜至察無徒家語人徒無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視

確士云去苛察
梅亭云因新法
招來新進生軍
競能足以傷風
俗

聽之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張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辯舌敏捷者論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能文以矯激矯情也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蜀五虎將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關羽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况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臣嘗推究其旨

用虎圈集用作
拜
確士云抑撓倖
梅亭云言宜抑
僥倖而舉積勞
雖有卓異集雖
上有諸宗賞有
其字
已成之功集鑑
成作試
豪勇之姿集姿
作資
復慮此况其他
乎世集復作須

評唐史六家之言

編況上有而字
無乎字世下有
賞字

三表謂仁信愛
好五餌謂盛服
珍味音樂堂宇
奴婢賈誼新書
載

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
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
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
表五餌漢書賈誼傳贊云欲試屬國施五餌知其疎矣人知其疎而欲
以困中行說史記匈奴列傳漢遺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
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尤不可信矣兵凶器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也尤不可信矣兵凶器
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史記趙奢傳秦與趙兵相
戰秦軍射殺趙括降其眾悉李信之易楚史記王翦傳李
信與蒙恬以二
十萬南伐荆攻郢鄢會城父荆人因隨之若文帝亟用其
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
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

鹿門云當時執
政既建富強之
說為之擇強幹
少年因而不次
超擢以要其為
助故蘇公為之
痛論
明持久編持久
作朝夕
不得者集不上
有其字
確士云舉積勞

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
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
而死此又影射安石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
矣七國發難出於晁錯論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
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
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
跬步法凡丘彈一切方言半步為跬一舉一足也司馬可圖其
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
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
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折
毫釐其間一事聱牙耳聾不入語牙不受食也常至終身

纂

卷之八

二十三

待巧進集鑑進

作者

巧進之士鑑進

作後

宋史職官志云

三司催驅司掌

督京城諸司庫

務末張京畿倉

場庫務月帳馮

由送勾及三部

支訖內外奉祿

之事

振監司編振作

據

確士云東往厚

風俗

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

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

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

侵奪他官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

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

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

司文字新法許之先次指射先頃次而指以酬其勞則其

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

不其愈難置乎字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

振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

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

梅亭云此為第

三載申明綱內

厚風俗一條前

一段言風俗如

人之元氣國之

存亡所係從富

強說入針對新

法也後兩段抽

出言之指阿意

行新法之少年

新進喜事近功

希圖驟用宜有

以抑之杜結黨

也用意仍歸到

厚風俗上為一

頭兩脚之格

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

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

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

內重內重之末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史記秦趙高獻鹿曰

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外重之弊必有聖人方盛而慮衰當

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籍於計省戶部鹽鐵度重兵聚

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

固非小臣所能億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

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

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陞

又云以下言臺諫所關甚重是時御史中丞吾誨及臺諫范純仁其他以爭新法前後存去臺諫為之一空安石患外議紛紛奏用姬家謝景溫為御史以絕言者故軾又極言其弊也內重之末鑑未作弊編作失當先立法集鑑當作常

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聞於風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與及天子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

國家租賦籍集國上有我字鑑籍作總而預圖集圖作憲鑑圖下有而字而周知鑑無而字擢用臺諫集鑑無擢用二字鑑臺上有蓋字然養猫所以集鑑無所字下所以防伺

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英宗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論語陽貨篇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見史記李斯傳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

纂子家文之精註 卷一 二十四

則誤德宗以再亂德宗之初盧杞執政多陷善良李懷光與及臣朱泚連和聲勢甚盛車駕遂南行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篇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左傳昭二十一年晏子對景公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和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亦然故孫寶有言漢書孫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為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

荀平居集荀作若故孫寶有言周公大集無故字鑑故上有是字大作上兩不相損集無此四字何緣知覺集緣下有得字鑑有得以二字所謂願存鑑無

謂字確士云東住存紀綱鹿門云又指及新政之可採者聳動一番梅亭云此為第一四截中明綱內存紀綱一條特言臺諫者緣臺諫主持公議乃紀綱所存宰執非人變法厲民而臺諫皆緘口不言是臺諫為執政之私人也

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為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判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稷益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書無逸篇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史記張丞相傳周昌為人彊力敢直言高帝逐得騎周昌項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曰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綱目晉武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不如也帝大笑曰今朕有直臣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

語語責諫臣即語語責相臣始從內重說來而

之中書令趙高為比固已明指安石矣前段言人主宜崇臺諫以折姦臣之萌後段言朝廷若無直言必受小人之害不離存紀綱之意仍是刺宰執之謬然至於所獻之集無然字鑑無之宗

豈有容之集豈下有其字賞有作其鹿門云於此暗點執政之銜怨矣梅亭云此為第五截乃通篇總結也前段就新法言極意幹旋後段就自己說無限曲折二田云全書皆切論柄臣也體列三條實則一主兩輔所以長

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眾怨仇實多必將誡臣以深文陷罪料之矣言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三段分應提綱寓排比於散行之中正意未足處都以喻意醒之極愷摯亦極婉曲告君之體自應如此○賈長沙漢賈之雄恣陸宣公勸陸之整頓兼而有之○三大段中藏得無數小斷落作大片段文字者須知此法

尚書蔡注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

英云前書六千餘言百練刻苦劇心鍊賢未得採用於是遽作此書憤懣過激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書大禹謨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書仲虺秦穆喪師於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書秦誓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穀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案孔子編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君子之過云云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

稍涉麀豸所以邀人主之怒也○以子貢之言為孔子之言恐筆者之誤兩言而定集鑑定作足非則改集改作破學識淺陋鑑識作術其不便編賞錄無其字卒不免集卒作猶

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太甲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如小人鄧綰亦曾以為不便於民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前洗洗滌手足也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

鹿門云蘇長公

所言太刻盡

恐不脫編脫下

有之字

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
 權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下
 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皆蕩盪同乖睽也皆也異
 意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
 之不可鈇而姑勸以徐上盡心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
 一下滕文公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
 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
 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
 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
 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

鹿門云即前書

所指結人心一

節於此復相發

明

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
 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
 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
 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
 間貶殺軍分殺削也減削也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
 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
 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
 苗使者多置閑局冗署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左傳四
 其誰不解體杜注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殿前
 言不復肅敬也殿始于唐武后宋朝會要曰開寶六年三月太祖講武
 殿殿覆試宋準以下自是為常制龍飛榜蓋制舉之名也而
 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

使不能誦編賞錄使作便

徒以失業而無歸編賞錄無徒

字編歸上有所

禍亂之原編原

作源

去年諸軍編賞

錄年作歲

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明經之法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禁藏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陳勝吳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陛下收版蕩也。敗壞而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

興告虎翼吏

指酷薄吏

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

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

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

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

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

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

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

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

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充當晉武帝時用事天下憂恐。而使

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

而今日賞錄。今作近

英案。賈充為晉

所德。以賈妃之

故也。及死太常

纂年史

卷十一

二十九

諡博士秦秀曰
充悖禮溺情以
亂大倫絕父祖
之血食開朝廷
之亂原按諡法
昏亂紀度曰荒
請諡荒公武帝
更曰武今以安
石比充恐不同
等憤懣之餘及
此也
更相告編告下
有語宗
鹿門云再上書
不出前書所言
特於前書所未

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
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
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
為之計謀遊說者眾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
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
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
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即前書之意而申言之前曲而暢此簡而切分疏四人
失望處即木石亦當動心矣無如邪說錮蔽於中而近
習小人又朝夕彌縫之所以正終不能勝邪也千古一
轍付之浩歎○自古喪亂每由盤樂樂盤亦樂也怠教之主若

及盡重為豐
之耳

以勵精圖治而國氣斲削斲音琢幾至敗亡者惟宋神
宗之用王安石專以利言也子瞻指陳其失幾於痛哭
而安石捃摭其罪公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
黃州團練致李定等以詩句為謗訕李死御史臺獄定
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歐陽公謂
言人主過易言權臣過難信夫

評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十八終

